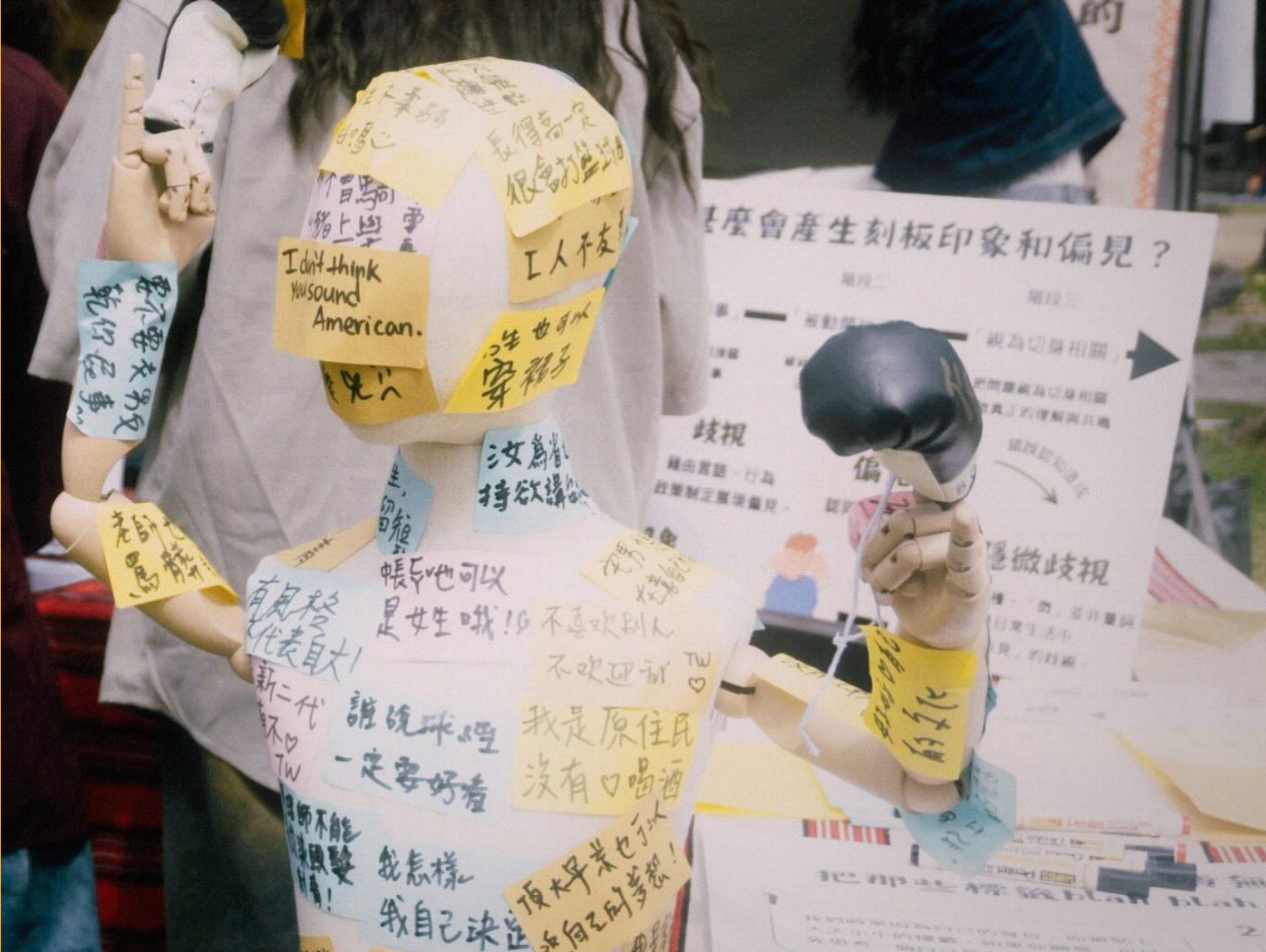




114 年新北市原住民創（就）業諮詢輔導平臺計畫—原青小聚補助計畫【聚在一起，成為彼此柔軟而強韌的所在～青年藝術療癒與倡議行動】

目錄

大港開唱

我們從這裡出發	p04
人偶約翰	p08
發聲，是為了理解與共鳴	p12

浪人祭野人祭

關於我是誰	p18
四月的雨	p22
看見的，水與酒與茶	p26
和據點孩子分享	p30

瑪莉與她擁抱的冰箱

脆弱藝術節展出	p32
創作前導	p34
不必等到完美無缺，才有資格去陪伴	p36
展覽相關報導	p38

我們的生活風景

韋柔	p40
以晴	p48
窘裙	p54
韋安	p59
侑鑫	p63
陳欣	p68

結尾小記

p74

大港

我們從這裡出發

開唱



因應我們一位兼職夥伴（aka 常態分佈負責人）的受邀參與，在協同樂窩協會、台大原資中心的合作下，我們帶著幾位大學生於週五晚上開著長途夜車，南下高雄，至大港開唱的 NGO 村進行倡議擺攤。

此次，學生們設計了一個關於「標籤」的現場互動，邀請路過攤位的朋友們，寫下他們曾被貼上的、不曾選擇、不想要的標籤。而我們試圖從這些文字開啟對話，並期待能與大家進一步聊聊「為甚麼會產生刻板印象與偏見？」

隨著攤位人偶臺身上的標籤一張張累積，如同記憶的拼圖，我們聆聽著那些來自不同身份的人們，背後所承載的故事，也在那一刻回望自身結痂的過去。但也許，人從來無須是完整無缺、全然準備好之後，才能開始訴說。反倒因為有著傷，使我們更能以柔軟之聲，喚起回應；而那些痛，如今已然轉成了理解的引線，乃至點燃反思與行動的火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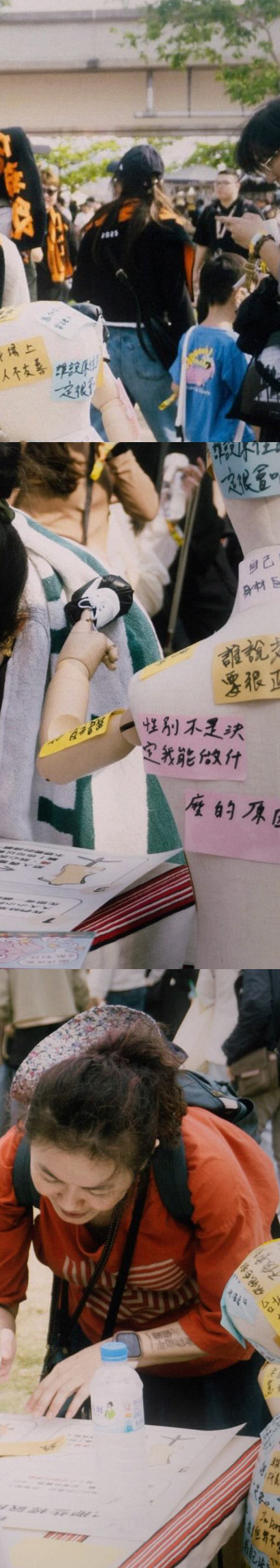
艷陽下、港灣裡
 受傷的肉身與靈魂
 渴望尊重與理解
 因為受過傷 於是溫柔
 因為懷有夢 於是堅定
 試圖
 在對話、在視線裡傳達
 讓在乎被認識
 讓傷痕被療癒
 讓彼此被擁抱
 那些撕裂與痛楚
 終將使我們的
 目光、唇舌、拳頭和心志
 柔軟而強韌

20250331 一是寫於鶯歌









人偶約翰

在上一篇裡有提到，倡議小組的學生為這次的行動準備了一個與「標籤」有關的活動，帶著它走進大港開唱，走進熙攘人潮與喧囂音浪交織的現場。

出發前，在樂窩的辦公室裡，我們為這場活動中的重要「道具」，暫時取了個暱稱。而在第一天收攤時，夥伴圍著貼滿標籤的象徵性人偶，談笑間，我們為他補上了名字——約翰。

在大港的兩天裡，約翰頂著高雄炙熱的陽光，靜靜佇立於攤位一角，陪伴著我們。他接住一張張來自陌生人手中的紙，那些話語，是他們曾被貼上的、揮之不去的標籤，或是他們對其想做的回應。隨著標籤愈貼愈多，約翰的身體逐漸被文字覆蓋，他不再只是道具，而是承載眾人故事的軀體；他彷彿有了呼吸，成為我們與他人相遇的容器，也映照出大家內在尚未說出的部分，於是在不知不覺間，人偶約翰似乎也擁有了某種意義上的生命。

我們想，標籤、偏見、刻板印象，甚至是歧視，從來都不遙遠。它們本潛藏於我們未曾察覺的日常，貼附在無聲的眼神裡，潛伏於語言的罅隙中，靜靜鑲嵌在社會的制度下；它們不張揚，卻如細雨般，滲入生活的土壤，影響著在這片土地上的每個人。

感謝所有願意打開心中一隅，與我們分享生命片段的你。如約翰身上其中的一張貼紙所寫：「我怎樣 我自己決定」。願無論你是誰，當面對四面八方的眼光、話語與規訓時，始終記得我們並非只能默然承受，我們擁有理解的知能，也擁有選擇的自由，能決定如何回應、如何轉身，甚至如何重新定義自身的模樣與存在的方向。

「我是原住民我不愛喝酒」

「誰說原住民一定很會唱」

「保力達不是原民專屬」

「我不會騎山豬上學不要再問了」

「我是客家人我不小氣」

「台北都是天龍人？」

「你是台北人？你怎麼會講台語」

"I don't think you sound like an American."

「我是大陸人我討厭共產黨」

「我是中配小孩不能當台獨仔嘍」

「越南人的小孩也可以上台大」 「我是新二代我沒有不愛台灣」

「性別不是決定我能做什麼的原因」

「男生也可以穿裙子」

「誰說女人就比較不會開車」

「男生也可以穿粉紅色」

「女生不柔弱好嘍」

「我是男生愛娃娃不行嘍」

「我不是Les也不是T只是喜歡短髮」

「不用當過兵才是男人」

「我是女兒沒有比較貼心」

「誰說老師要很正經」

「老師也會罵髒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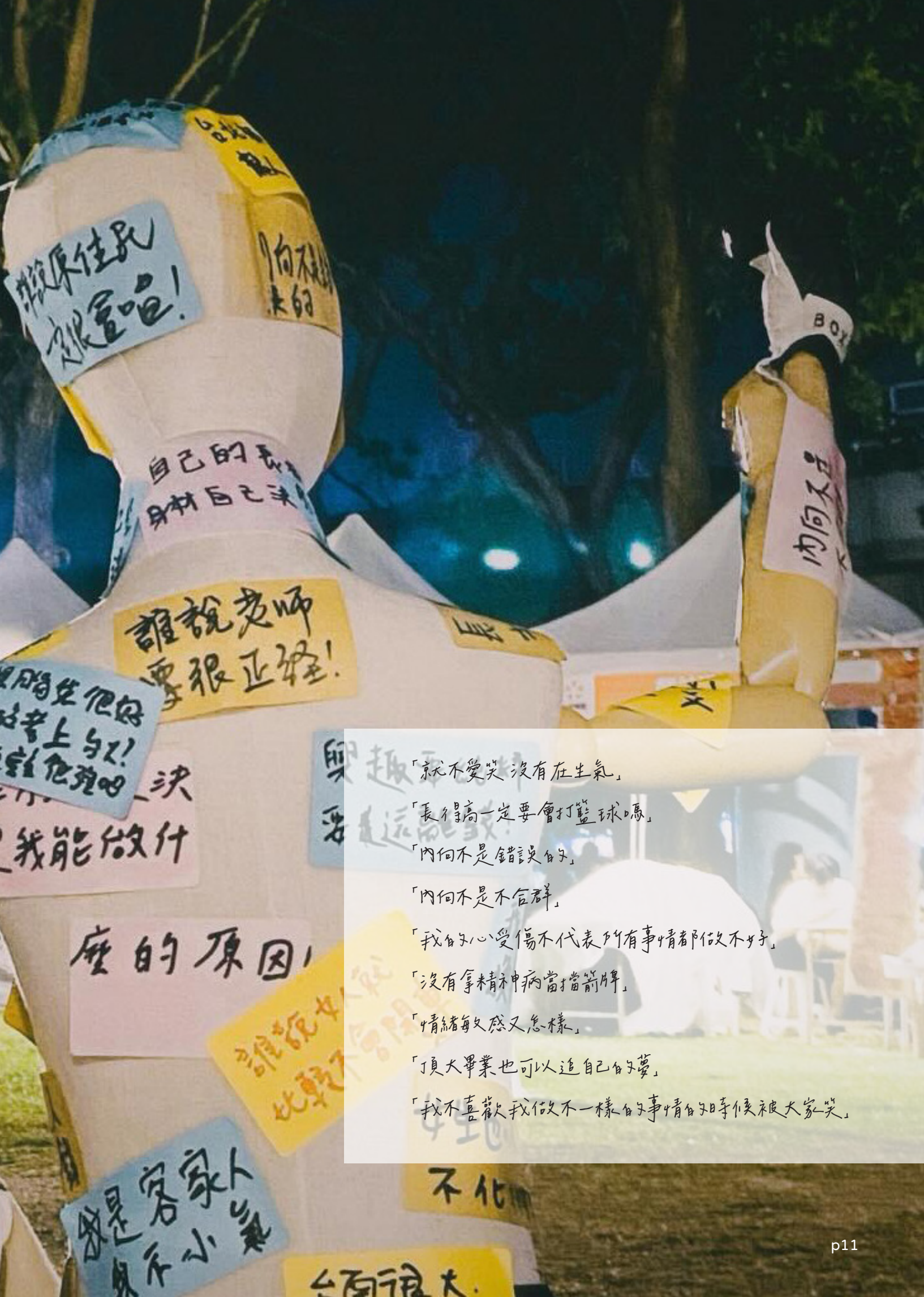
「社工不一定都只是『只有愛心』」

「社工也是人也會累」

「護理師為什麼不能燙或染頭髮跟刺青」

「我胖不代表我懶」

「自己的長相跟身材自己決定」



誰說原住民
一定要唱!

怕不被
接受的

自己的長
身材自己來

誰說老師
要很正經!

朋友他好
喜歡上勾!
就危險也

我能做什

座的原因!

誰說女
比較

是客家人
不小氣

不化

後面很大

BOX

內向不是

興趣
要

「就不愛笑 沒有在生氣」

「長得高一定要會打籃球嗎」

「內向不是錯誤的」

「內向不是不合群」

「我的心受傷不代表所有事情都做不好」

「沒有拿精神病當擋箭牌」

「情緒每敏感又怎樣」

「頂大畢業也可以追自己的夢」

「我不喜歡我做不一樣的事情的時候被大家笑」

發聲 是為了理解 與共鳴

還記得倡議小組甫成形時，夥伴間曾聊過可能的擔心——我是否有資格為族群議題說話？是否有立場談論「反歧視」這樣沉重而敏感的詞語？這些猶疑往往不僅來自外界的目光，更源自我們內心深處細微的顫動。

其實許多夥伴（無論是志工、實習生、正式工作者等）在初次踏入原住民工作領域時，都曾懷有類似的遲疑和拘束。當我們以非原民或原民的身分進入現場、靠近孩子時，心中常會悄悄浮現不安——我們該以什麼樣的視角、姿態與角色，走進他們的日常？又憑什麼站在他們面前，被稱作「老師」？我們甚至會擔心，自己所帶來的一切是否在無形中變成為另一種壓力，或某種結構的延續？

但這些質疑，在日復一日與孩子們的相處中，在他們奔跑的身影、天真的問候，以及我們彼此對視與擁抱的瞬間裡，漸漸鬆動；直到某天，驀然發現那些不安早已無聲無息地遠去，如晨霧般消散。因為我們明白，「陪伴」從來不是建立在資格的審判之上，而是來自我們是否願意真誠地敞開自己，去傾聽、去看見，去與對方一同經歷他們的世界，並在此過程重新認識自己。

「身分認同」與「族群議題」，從不只是所謂「社會邊緣」才需關注的課題。它屬於每一位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個體，是我們在有限而獨特的生命旅途中，終將面對、學習與回應的重要命題。我們可以用自己感到舒服適切的步伐，去了解自身、周圍的人及那些你深切關心的群體。在真誠之中相遇，在理解之中同行，並肩成為彼此的一部分。

就如同在這個小組裡，我們因倡議之名相聚。然更為珍貴的，是在此交會之中，我們能試著為所在乎的人群與議題發聲，並在過程中陪伴彼此、彼此依靠。快樂地窩在一起的同時，也期待在這份互相支持的關係裡，我們共同生活的社會，能一步步，朝向心中嚮往的模樣緩緩靠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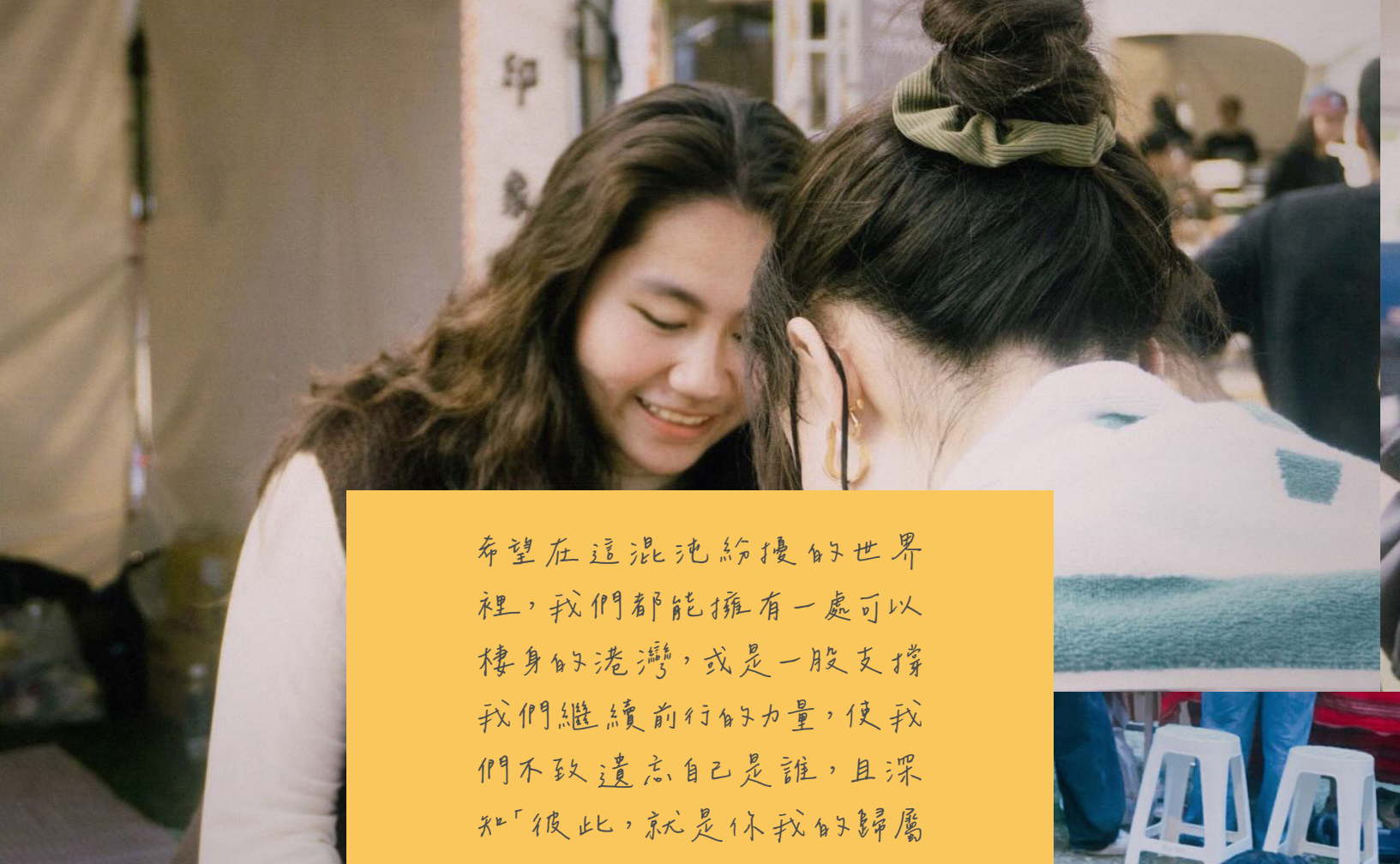
最後，想與大家分享一首來自孔亞明的歌：

「na ngadan mau a kuriyames
na ngadan mau a 'emaperez
ikalaalup za i eman u
kana trimeru' na zinanuman

'aziya zemelengan
名字是禮物 名字是祝福
只要記得自己是誰
在混濁的河裡
就不會迷失」

——孔亞明〈ngadan 名字〉





希望在這混沌紛擾的世界裡，我們都能擁有一處可以棲身的港灣，或是一股支撐我們繼續前行的力量，使我們不致遺忘自己是誰，且深知「彼此，就是彼此的歸屬與所在」。









大港開唱
X
香港樂壇

ptumaw
食之圓滿

為甚麼會產生刻板印象和偏見？

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那是別人的事」——「被動開始了解」——「因為切實相關」

認為和自己沒有直接關
係的經驗不予以理

被動的知識與片面的對
話造成錯誤的認知

把歧視視為切實相關
便取真正的理解與共鳴



歧視

緣由言語、行為
或政策制定展現偏見

偏見

認同刻板印象

隱微歧視

是歧視的一種，「微」並非指詞
而是日常生活中
「隱而未見」的歧視。

刻板印象

正向或負向影響





關於「我是誰」，
始終是一個需要不斷思考的哲學問題，
而我們的倡議，
也正是在這條探索的路上邁開腳步。



浪人季

2025.04.25 —— 04.27

繼上個月我們與「常態分佈」攜手，帶著臺大的學生一起南下高雄，走入大港熱烈的人潮與聲響之中；四月底，我們則邀來臺北大的青年夥伴同行，踏進浪人祭、野人祭的現場，進行實體倡議的擺攤。

這次，我們準備了一場圍繞「自我認同」的提問與對話，試圖觸及那個看似簡單，卻經常被忽略的起點——認同從何而來？它或許源自內在最柔軟的角落，或來自血緣的牽引、語言的記憶、文化的浸潤；也可能是在屢次與生活世界的碰撞中，於碎裂與重構之間悄然塑形。

我們邀請路過的人們停下腳步，想一想——「如果要介紹你自己，你會怎麼說？」，然後試著在彩球上寫下對自身的認同，並將其投入透明的桶子中，象徵了對此認同的理解與接納。

我們相信，認同從來沒有標準答案，它可能會隨著生命經驗的推移，影響我們對自己的理解與詮釋。因此，它是流動的、是開放的，也理應由自己定義。

我們對認同的拿捏、深淺與方向，或許從來就不該是為了向誰證明「我夠格成為誰」，因為那所謂的「合格」，不過是他人設下的框架與標準，他人期待的投射，是社會貼上的標籤。

相比起追求被認可的認同面貌，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否在每次對自己的回望與凝視之後，仍選擇肯認自己的模樣、經歷，與存在的獨特。

野人祭







四月的雨，讓華中露營場的空氣瀰漫著濕氣與陰鬱，泥濘不堪的草皮，更讓穿行其間的人步履蹣跚。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有類似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從上回在大港開唱談論社會標籤、偏見與歧視的倡議行動，到這次在浪人祭與野人祭圍繞「自我認同」所展開的對話，每一次議題的鋪陳與現場相遇的故事，似乎總在意想不到的方式中，彼此回應、緊密相連。

在大港的兩天裡，約翰身上的標籤堆疊得如此迅速而輕易；而在華中橋下的三天，「關於我是誰」的彩球被拾起與投入的節奏卻是那般緩慢。不如預期的天候與人流，讓夥伴們一開始難掩失落的情緒，但也因此讓我們多點時間漫談彼此。

怪就怪天氣吧，其實早有預謀，在時陰多雨的氣候*，為了洗滌我們對於這兩個議題的理解。標籤與刻板印象的形成，往往輕易且迅速；而自我認同卻總需要時間去反覆沉澱和咀嚼，才能在撥雲見日後，慢慢透出光亮，最後再被我們清楚地說出。



對許多人而言，或許鮮少有機會真正停下來思考我究竟是誰？我的認同從何而來？又將引領我走向何方？直到某個生命經驗的觸發，才使我們開始往內探尋、向外確認；又或者，是在必須證明自己足以符合某個群體、某種集體期待的時刻，我們才意識到，原來要被接納地活著，也需要一種「被認同的資格」。

作為社會的多數，或處於某些時刻的優勢位置者，時常忘了任何一個人都可能在某個社會情境的轉變下成為少數——成為那個被質疑、被要求說明、被迫證明自己是否「夠格」的人。彷彿只有長得像某種模樣、說得出某些話語、符合某套既定期待，才有資格宣稱：「我屬於這裡。」、「我屬於這個群體。」

但我們都知道，那些關於「我是誰」的提問，從來不會一次就能說清。它是一條漫長且曲折的路，一段在自我與他者、凝視與逃避之間穿梭的歷程。我們都還在路上，一邊承受著他人的期待與想像，一邊嘗試從縫隙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定義，或選擇拒絕被定義的方式。

也正因如此，我們需要持續在一次次的發問、凝視與對話之中，練習為自己發聲，練習在這個標籤交錯、身分交織的世界裡，說出那個許不迎合、不完整，卻愈發靠近自己的回答。

令人深感慶幸的是，無論如何我們尚有彼此，可以作為互相的依靠和鏡子，在尋找自己的路上不至孤單，亦得在對方的映照中找回／到答案。而正在經歷這一切的人們啊，請記得一切都是過程**；若雨不停，至少我們還能圍繞一起，做一個晴天娃娃，等待放晴。





BGM 的部份

*YELLOW黃宣 & 9m88 - 《怪天氣》

** 蛋堡 Soft Lipa - 《過程》



看見的 水與酒與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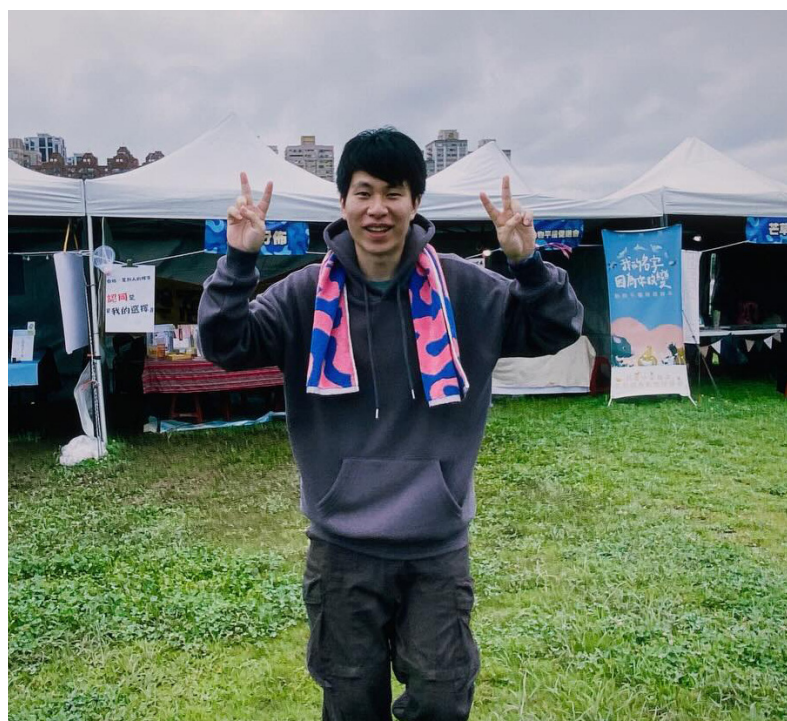
浪人祭的晚上，我們巧遇了一位有趣的朋友。他身上帶著兩罐玻璃瓶，瓶口皆換上了酒嘴，瓶身上的烈酒品名與標示仍清晰可見。在聽完我們分享關於認同的議題後，他笑著舉起手中的瓶子問道：「左邊這個是酒，右邊是水，你要哪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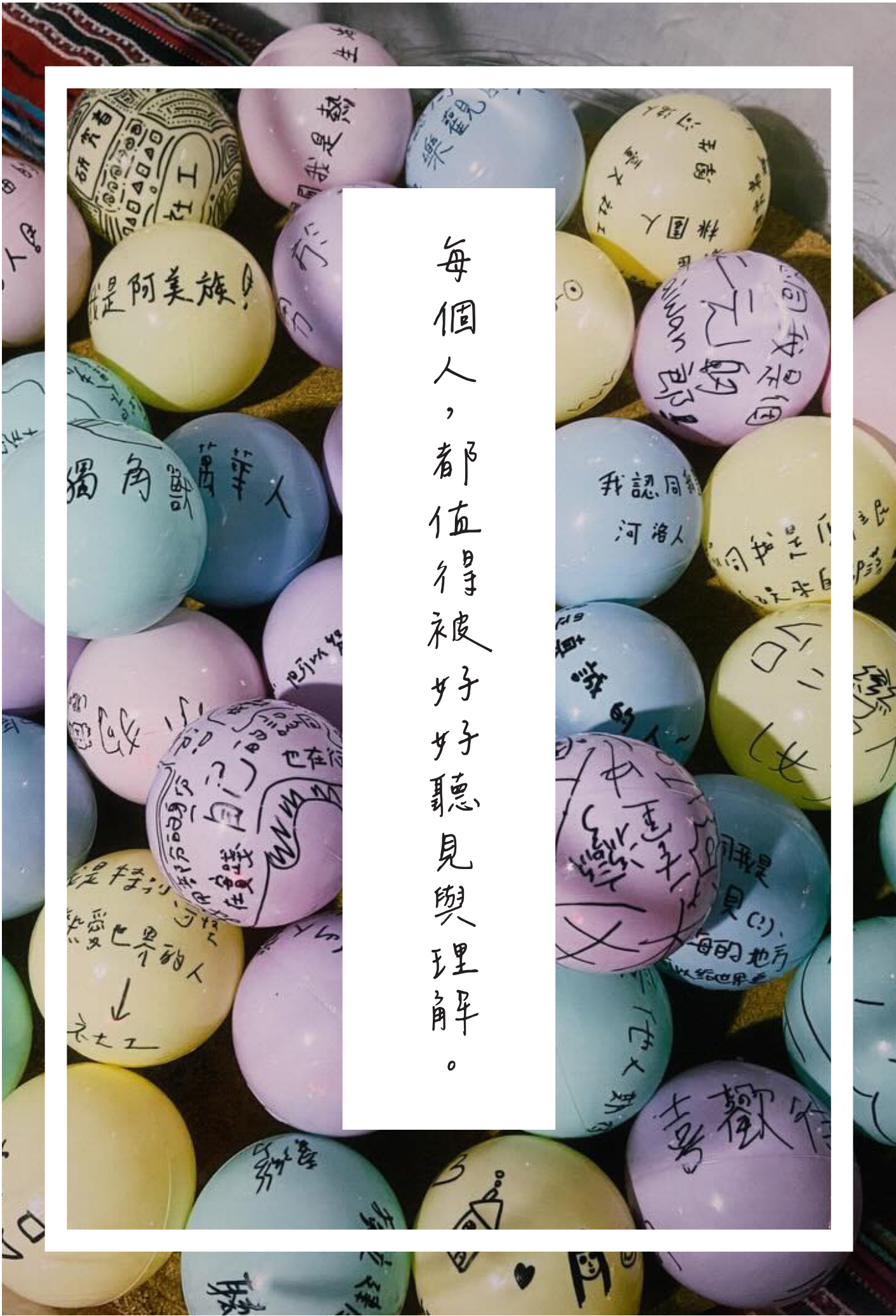
夥伴選擇了右邊那瓶水。他仰頭讓對方拉了幾下酒嘴，一口飲盡，接著睜著眼，轉頭對我們說：「真的是水。」後來，這位朋友笑著補充說：「我覺得這很好玩。很多人看到包裝，就直接判斷裡面裝的是什麼。但其實大多時候，他們根本沒有真正去了解。」他舉起右手中那瓶水，另一隻手比劃著自己繼續說道：「我會形容自己就像這瓶水。很多人可能一看我的外表打扮，就以為我是某種樣子的人，但如果願意坐下來跟我聊聊，也許會發現，我其實跟他們想的不一樣。」

這讓我不禁想起，在音樂祭之前，夥伴們曾在某次討論自我認同時，用過的一個比喻。在商店裡，各大品牌的茶類飲品，雖然配方各異卻都被統稱為「茶」。那種感覺，或許與人也有些相似。我們都作為「人」，但每個人的認同，就像那一瓶瓶不同的飲料，有其專屬的比例與風味。那些內在的成分——經歷、語言、信仰、身分等——影響了人們如何理解自己是誰，也形塑了這個「載體」所散發出的獨特自我。

人就像酒、像水、像茶，或像一杯產地不同、濃淡各異的咖啡。對於自我認同的探索，就像是一場對飲品成分的調查，我們細細辨識其中的原料、風味與比例，然後試著為其命名、歸類。在這樣的過程裡，我們可以擁有自己的標準，也能做出最適合自己的調和與選擇。

若撇開既有的法定規範，酒精濃度僅 0.05% 的液體，究竟該被稱作酒，還是水？或許沒有絕對的解答，亦如我們對「我是誰」的定義能有屬於自己的詮釋與說法。對於他人的認識，也唯有放下預設的標籤，真正靠近與實際接觸，才能逐步貼近答案。





每個人，
都值得被
好好聽見
與理解。



和據點孩子分享

在每一次倡議活動結束後，當我們回到樂窩日常的據點工作時，總會和孩子們分享最近我們去了哪裡、談了什麼樣的議題、做了哪些活動，又遇見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孩子們總是充滿好奇，會問我們：「為什麼要帶那些哥哥姊姊去做這些事？」我們多半會笑著說：是因為我們希望，大家一起生活的這個社會可以更友善，讓更多人懂得尊重每一個獨特的生命。

這次野人祭後，我一如既往地和孩子們聊起我們剛完成的自我認同議題與活動。我分享了在攤位前的觀察與看見——不論是參與的民眾，或是這次投入倡議行動的青年夥伴，當他們面對「我是誰」這個問題時，常常會流露出猶疑、停頓，甚至難以開口的困難。

我不禁想起，幾週前我們也曾在據點團體課裡，帶著孩子們做過一個關於自我介紹的活動。我們請孩子們在一張全開圖畫紙上，任意寫下任何與自己有關的內容。孩子們思緒飛快，立刻拿起彩色筆，興奮地寫下各種描述自己的詞語與圖像。

想到這裡，於是我便半開玩笑地問他們：「為什麼上次請你們寫『我是誰』的時候，你們一下就寫了這麼多，但我在音樂祭遇到的大人們卻想好久都說不出來呢？」下一秒，其中一個孩子抬頭睜著明亮的眼睛，直視著我說：「老師，就像數學題啊。一二年級的時候要我寫都很容易，但現在五年級了，我也要想很久才算得出來，有時候就算問老師也不一定會。」

我不禁一怔，隨即莞爾一笑。

是啊，隨著年歲漸長、經歷漸多，對自我的理解也變得更加進階而複雜。那些曾經能簡單說出口的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被覆上一層又一層的感受與故事。我們開始懷疑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確、是否夠好、是否會被理解；也因此，在被問起「你是誰」時，便不再那麼容易就能予以篤定的回應。

我想，或許這也正是我們作為助人工作者，在不同孩子、不同生命階段從事陪伴的價值與意義吧。在他們還能快速說出「我是誰」的年紀裡，我們盡可能珍惜那份直覺的清澈與奔放，並試著用理解與肯定，守護他們對自我的信心與描述；而當他們慢慢長大，開始對這些答案感到遲疑或困惑時，我們則會陪著他們一起，在迷霧中梳理矛盾、辨識方向，找回那份可能被質疑、被掩蓋，卻依然值得被說出口的自我。



碼粒與她擁抱的冰箱

工作者在孩子眼中，常常像是強大而可靠的存在，能帶來安心感。

但在我們的生命經驗裡，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工作者的角色，我們也曾經歷許多受傷的時刻，那些傷口逐漸內化，成為一部分的自己，也構成了我們的脆弱。

我們將這份脆弱具象化，化身為人偶「碼粒」。

雜貨店裡常見的透明冰箱，擺放著玲瑯滿目的飲料。從外觀看，我們能知道它是綠茶、紅茶或汽水，但仔細看了成分表，會發現每一瓶都蘊含著不同的成分。

在這個冰箱裡，「我」化為不同狀態的「容器」，外觀象徵外在的我，而內容物則是我的組成，這些「我」是都市原住民青年的縮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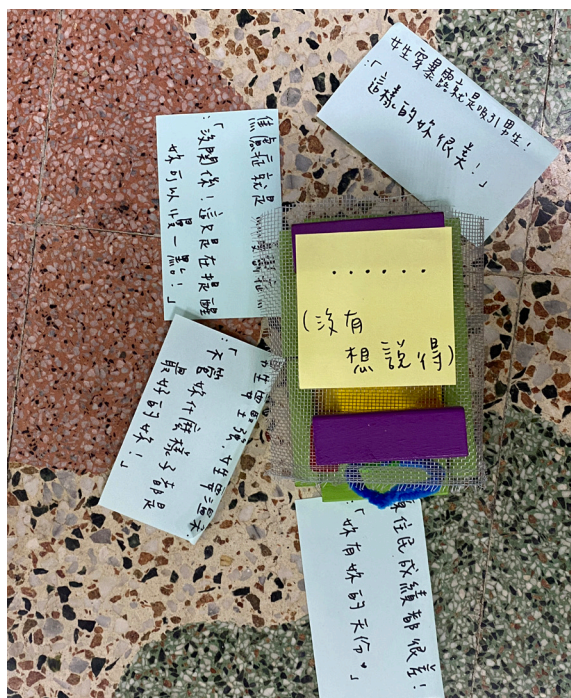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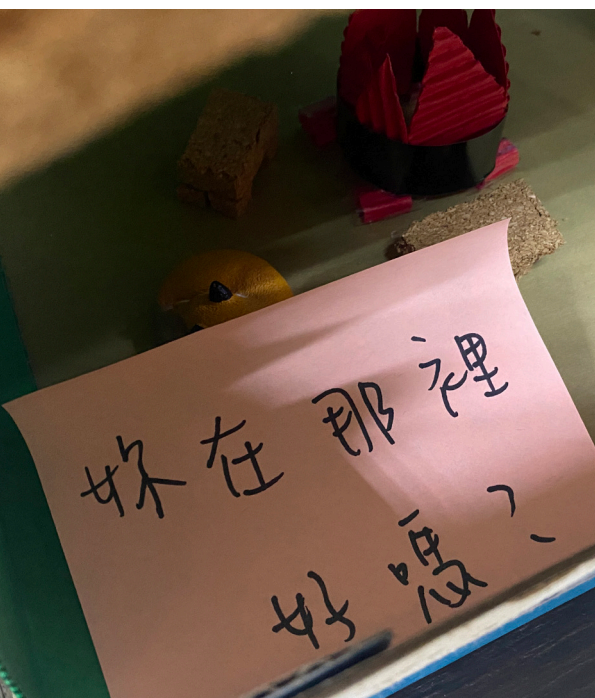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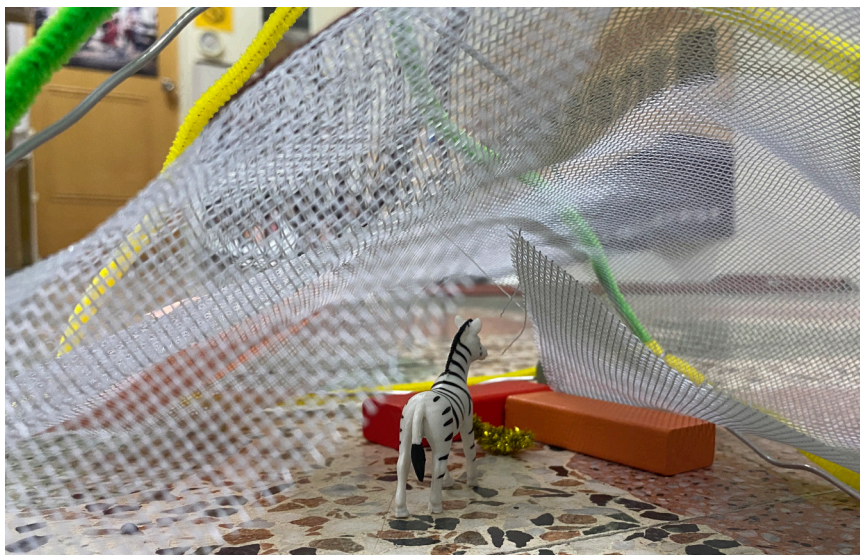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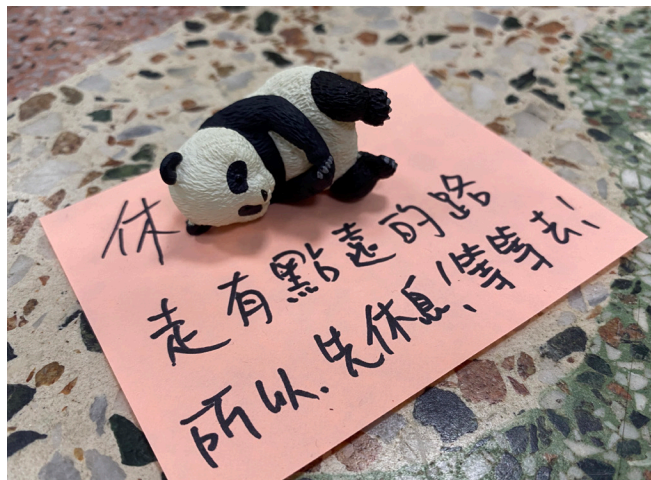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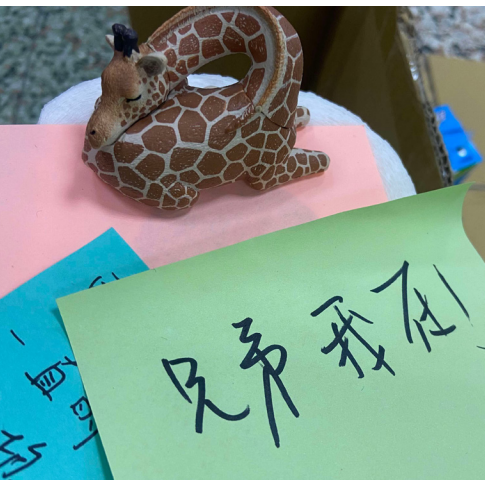
而「碼粒」正溫柔堅定地擁抱著冰箱，守護著冰箱裡的每一個容器。為它們提供恆溫的環境，只希望能保存那些珍貴的純粹與獨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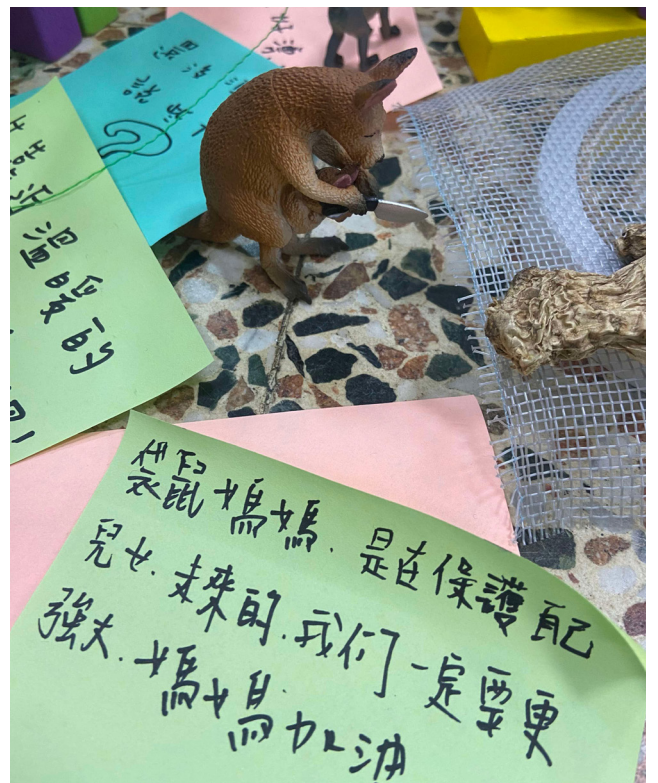
2025.10.10_2025.11.02

脆弱藝術節 | 刺皮寮歷史街區 173-35、37、39 展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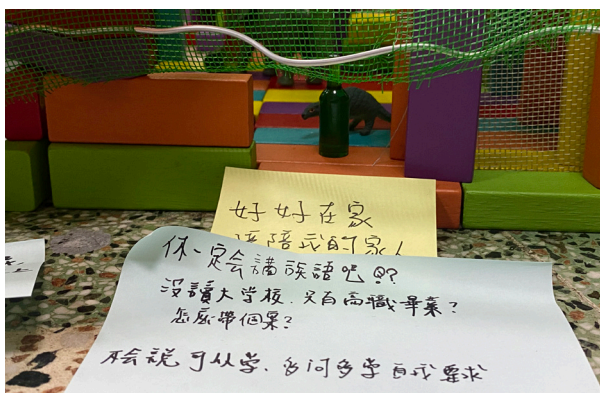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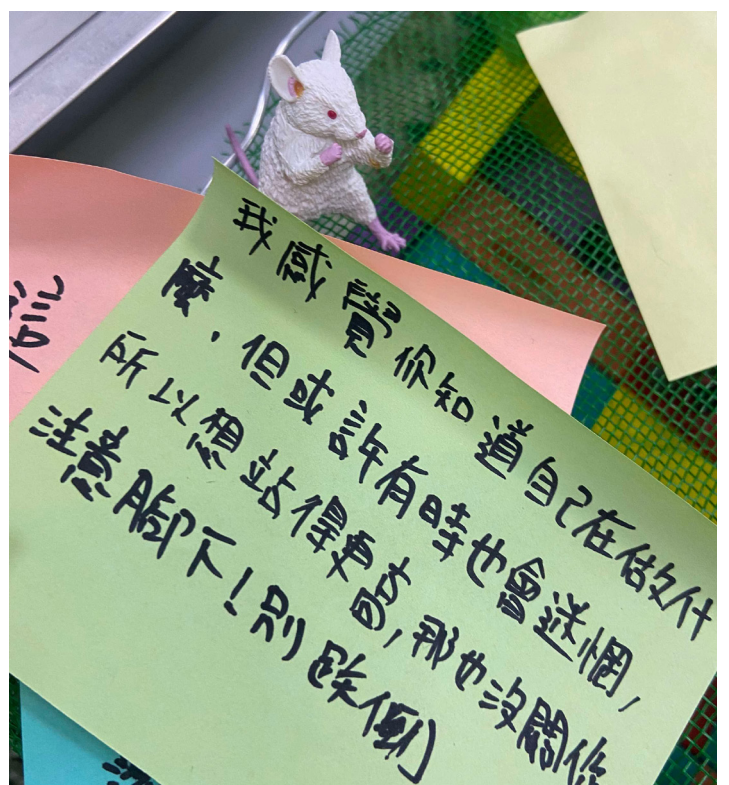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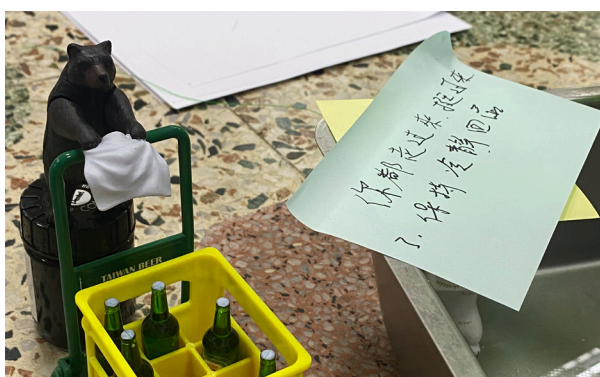


創作前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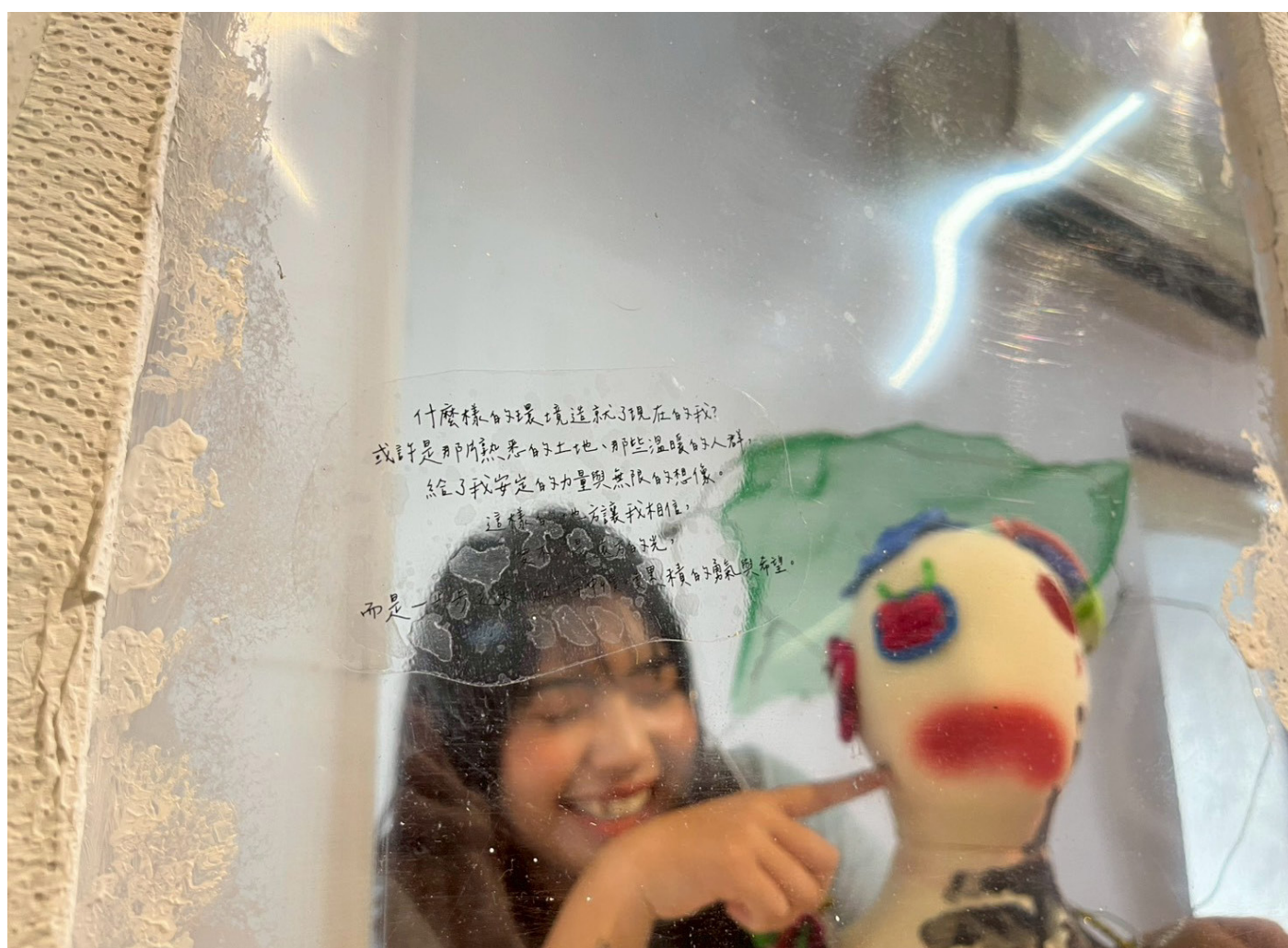




對工作者來說脆弱是身體的記憶，在某個似曾相識的情境、或某個氛圍裡，會被喚起的感受，可能是傷心的、生氣的、憂鬱的、窒息的…。脆弱，是自己還沒辦法接納的，一部分的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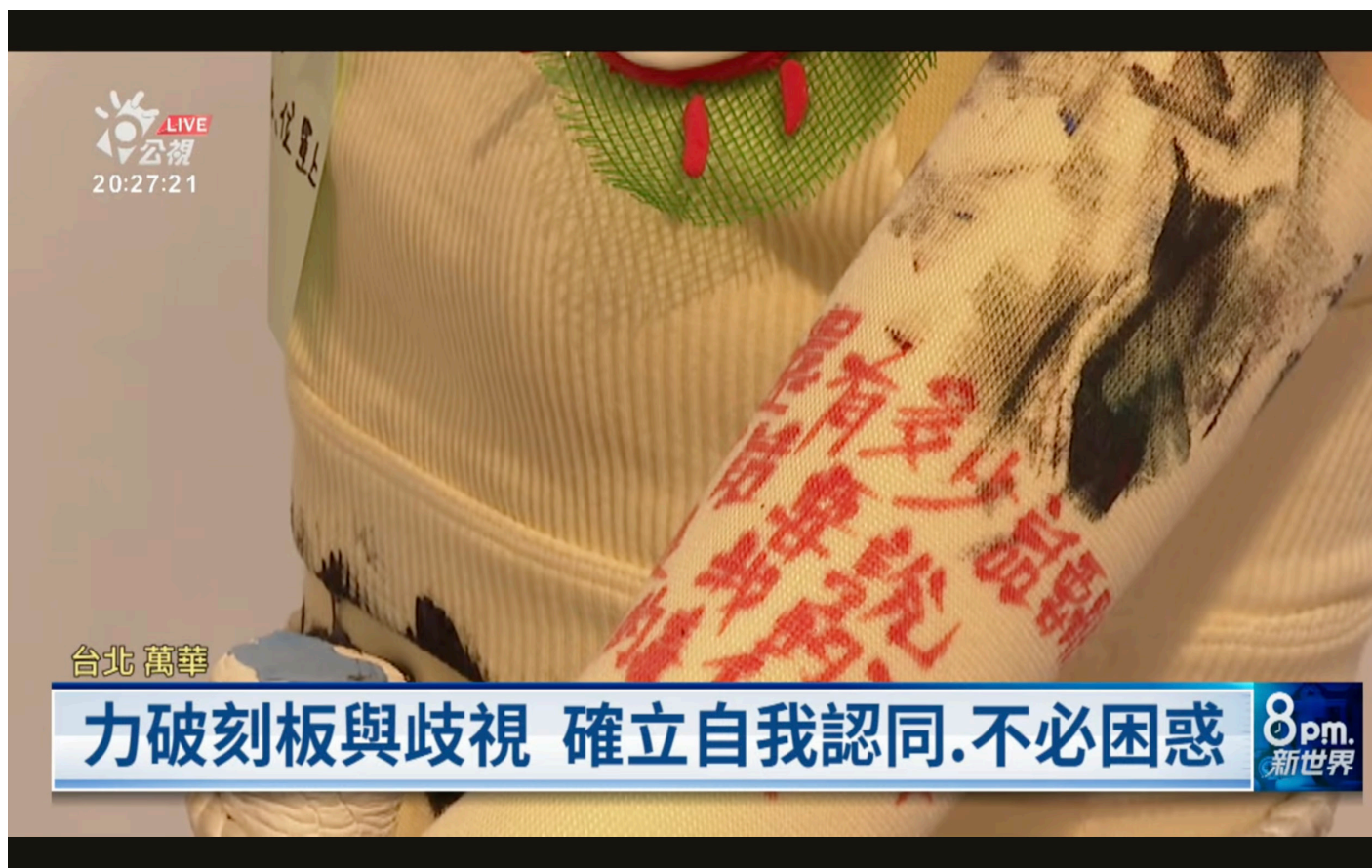


或許，
我們不必等到完整無缺，
才有資格去陪伴。
有時候，陪伴不只是答案，更是療癒的源頭。
因為我知道，
我能在群體中安全地覺察脆弱，
而它能在這裡被安放。





展覽相關報導



我們 的生活 風景

吾年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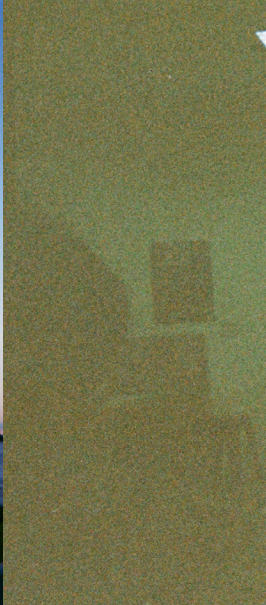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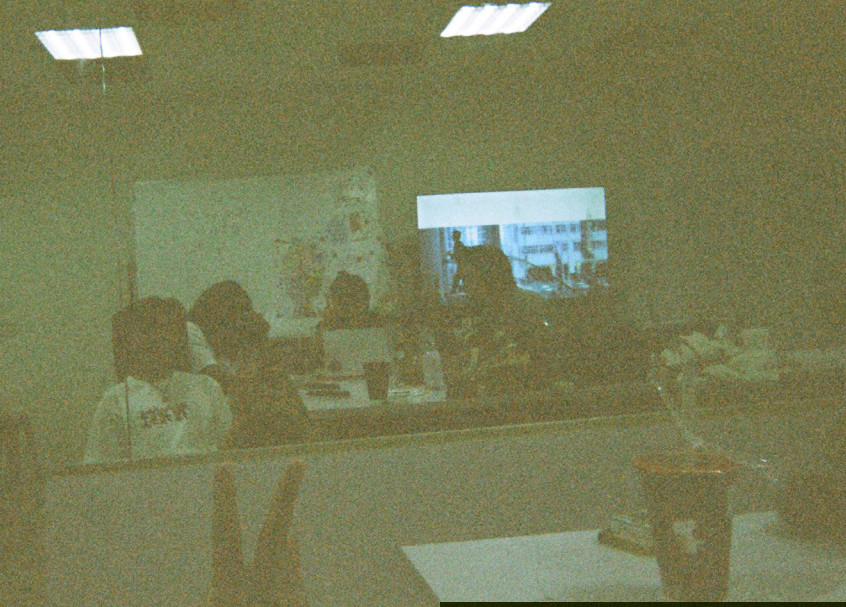
宮 村 君



片名/編碼	類別	片名/編碼	類別	片名/編碼	類別
1. 1997年	紀錄片	2. 1997年	紀錄片	3. 1997年	紀錄片
4. 1997年	紀錄片	5. 1997年	紀錄片	6. 1997年	紀錄片
7. 1997年	紀錄片	8. 1997年	紀錄片	9. 1997年	紀錄片
10. 1997年	紀錄片	11. 1997年	紀錄片	12. 1997年	紀錄片
13. 1997年	紀錄片	14. 1997年	紀錄片	15. 1997年	紀錄片
16. 1997年	紀錄片	17. 1997年	紀錄片	18. 1997年	紀錄片
19. 1997年	紀錄片	20. 1997年	紀錄片	21. 1997年	紀錄片
22. 1997年	紀錄片	23. 1997年	紀錄片	24. 1997年	紀錄片
25. 1997年	紀錄片	26. 1997年	紀錄片	27. 1997年	紀錄片
28. 1997年	紀錄片	29. 1997年	紀錄片	30. 1997年	紀錄片
31. 1997年	紀錄片	32. 1997年	紀錄片	33. 1997年	紀錄片
34. 1997年	紀錄片	35. 1997年	紀錄片	36. 1997年	紀錄片
37. 1997年	紀錄片	38. 1997年	紀錄片	39. 1997年	紀錄片
40. 1997年	紀錄片	41. 1997年	紀錄片	42. 1997年	紀錄片
43. 1997年	紀錄片	44. 1997年	紀錄片	45. 1997年	紀錄片
46. 1997年	紀錄片	47. 1997年	紀錄片	48. 1997年	紀錄片
49. 1997年	紀錄片	50. 1997年	紀錄片	51. 1997年	紀錄片
52. 1997年	紀錄片	53. 1997年	紀錄片	54. 1997年	紀錄片
55. 1997年	紀錄片	56. 1997年	紀錄片	57. 1997年	紀錄片
58. 1997年	紀錄片	59. 1997年	紀錄片	60. 1997年	紀錄片
61. 1997年	紀錄片	62. 1997年	紀錄片	63. 1997年	紀錄片
64. 1997年	紀錄片	65. 1997年	紀錄片	66. 1997年	紀錄片
67. 1997年	紀錄片	68. 1997年	紀錄片	69. 1997年	紀錄片
70. 1997年	紀錄片	71. 1997年	紀錄片	72. 1997年	紀錄片
73. 1997年	紀錄片	74. 1997年	紀錄片	75. 1997年	紀錄片
76. 1997年	紀錄片	77. 1997年	紀錄片	78. 1997年	紀錄片
79. 1997年	紀錄片	80. 1997年	紀錄片	81. 1997年	紀錄片
82. 1997年	紀錄片	83. 1997年	紀錄片	84. 1997年	紀錄片
85. 1997年	紀錄片	86. 1997年	紀錄片	87. 1997年	紀錄片
88. 1997年	紀錄片	89. 1997年	紀錄片	90. 1997年	紀錄片
91. 1997年	紀錄片	92. 1997年	紀錄片	93. 1997年	紀錄片
94. 1997年	紀錄片	95. 1997年	紀錄片	96. 1997年	紀錄片
97. 1997年	紀錄片	98. 1997年	紀錄片	99. 1997年	紀錄片
100. 1997年	紀錄片	101. 1997年	紀錄片	102. 1997年	紀錄片
103. 1997年	紀錄片	104. 1997年	紀錄片	105. 1997年	紀錄片
106. 1997年	紀錄片	107. 1997年	紀錄片	108. 1997年	紀錄片
109. 1997年	紀錄片	110. 1997年	紀錄片	111. 1997年	紀錄片
112. 1997年	紀錄片	113. 1997年	紀錄片	114. 1997年	紀錄片
115. 1997年	紀錄片	116. 1997年	紀錄片	117. 1997年	紀錄片
118. 1997年	紀錄片	119. 1997年	紀錄片	120. 1997年	紀錄片
121. 1997年	紀錄片	122. 1997年	紀錄片	123. 1997年	紀錄片
124. 1997年	紀錄片	125. 1997年	紀錄片	126. 1997年	紀錄片
127. 1997年	紀錄片	128. 1997年	紀錄片	129. 1997年	紀錄片
130. 1997年	紀錄片	131. 1997年	紀錄片	132. 1997年	紀錄片
133. 1997年	紀錄片	134. 1997年	紀錄片	135. 1997年	紀錄片
136. 1997年	紀錄片	137. 1997年	紀錄片	138. 1997年	紀錄片
139. 1997年	紀錄片	140. 1997年	紀錄片	141. 1997年	紀錄片
142. 1997年	紀錄片	143. 1997年	紀錄片	144. 1997年	紀錄片
145. 1997年	紀錄片	146. 1997年	紀錄片	147. 1997年	紀錄片
148. 1997年	紀錄片	149. 1997年	紀錄片	150. 1997年	紀錄片
151. 1997年	紀錄片	152. 1997年	紀錄片	153. 1997年	紀錄片
154. 1997年	紀錄片	155. 1997年	紀錄片	156. 1997年	紀錄片
157. 1997年	紀錄片	158. 1997年	紀錄片	159. 1997年	紀錄片
160. 1997年	紀錄片	161. 1997年	紀錄片	162. 1997年	紀錄片
163. 1997年	紀錄片	164. 1997年	紀錄片	165. 1997年	紀錄片
166. 1997年	紀錄片	167. 1997年	紀錄片	168. 1997年	紀錄片
169. 1997年	紀錄片	170. 1997年	紀錄片	171. 1997年	紀錄片
172. 1997年	紀錄片	173. 1997年	紀錄片	174. 1997年	紀錄片
175. 1997年	紀錄片	176. 1997年	紀錄片	177. 1997年	紀錄片
178. 1997年	紀錄片	179. 1997年	紀錄片	180. 1997年	紀錄片
181. 1997年	紀錄片	182. 1997年	紀錄片	183. 1997年	紀錄片
184. 1997年	紀錄片	185. 1997年	紀錄片	186. 1997年	紀錄片
187. 1997年	紀錄片	188. 1997年	紀錄片	189. 1997年	紀錄片
190. 1997年	紀錄片	191. 1997年	紀錄片	192. 1997年	紀錄片
193. 1997年	紀錄片	194. 1997年	紀錄片	195. 1997年	紀錄片
196. 1997年	紀錄片	197. 1997年	紀錄片	198. 1997年	紀錄片
199. 1997年	紀錄片	200. 1997年	紀錄片	201. 1997年	紀錄片
202. 1997年	紀錄片	203. 1997年	紀錄片	204. 1997年	紀錄片
205. 1997年	紀錄片	206. 1997年	紀錄片	207. 1997年	紀錄片
208. 1997年	紀錄片	209. 1997年	紀錄片	210. 1997年	紀錄片
211. 1997年	紀錄片	212. 1997年	紀錄片	213. 1997年	紀錄片
214. 1997年	紀錄片	215. 1997年	紀錄片	216. 1997年	紀錄片
217. 1997年	紀錄片	218. 1997年	紀錄片	219. 1997年	紀錄片
220. 1997年	紀錄片	221. 1997年	紀錄片	222. 1997年	紀錄片
223. 1997年	紀錄片	224. 1997年	紀錄片	225. 1997年	紀錄片
226. 1997年	紀錄片	227. 1997年	紀錄片	228. 1997年	紀錄片
229. 1997年	紀錄片	230. 1997年	紀錄片	231. 1997年	紀錄片
232. 1997年	紀錄片	233. 1997年	紀錄片	234. 1997年	紀錄片
235. 1997年	紀錄片	236. 1997年	紀錄片	237. 1997年	紀錄片
238. 1997年	紀錄片	239. 1997年	紀錄片	240. 1997年	紀錄片
241. 1997年	紀錄片	242. 1997年	紀錄片	243. 1997年	紀錄片
244. 1997年	紀錄片	245. 1997年	紀錄片	246. 1997年	紀錄片
247. 1997年	紀錄片	248. 1997年	紀錄片	249. 1997年	紀錄片
250. 1997年	紀錄片	251. 1997年	紀錄片	252. 1997年	紀錄片
253. 1997年	紀錄片	254. 1997年	紀錄片	255. 1997年	紀錄片
256. 1997年	紀錄片	257. 1997年	紀錄片	258. 1997年	紀錄片
259. 1997年	紀錄片	260. 1997年	紀錄片	261. 1997年	紀錄片
262. 1997年	紀錄片	263. 1997年	紀錄片	264. 1997年	紀錄片
265. 1997年	紀錄片	266. 1997年	紀錄片	267. 1997年	紀錄片
268. 1997年	紀錄片	269. 1997年	紀錄片	270. 1997年	紀錄片
271. 1997年	紀錄片	272. 1997年	紀錄片	273. 1997年	紀錄片
274. 1997年	紀錄片	275. 1997年	紀錄片	276. 1997年	紀錄片
277. 1997年	紀錄片	278. 1997年	紀錄片	279. 1997年	紀錄片
280. 1997年	紀錄片	281. 1997年	紀錄片	282. 1997年	紀錄片
283. 1997年	紀錄片	284. 1997年	紀錄片	285. 1997年	紀錄片
286. 1997年	紀錄片	287. 1997年	紀錄片	288. 1997年	紀錄片
289. 1997年	紀錄片	290. 1997年	紀錄片	291. 1997年	紀錄片
292. 1997年	紀錄片	293. 1997年	紀錄片	294. 1997年	紀錄片
295. 1997年	紀錄片	296. 1997年	紀錄片	297. 1997年	紀錄片
298. 1997年	紀錄片	299. 1997年	紀錄片	300. 1997年	紀錄片









我，由無數熱愛組成





即使面對生活的壓力，
也永遠保持童心！
不然生活就太累了～



吾
平
安









侑 鑫



有時候覺得現在的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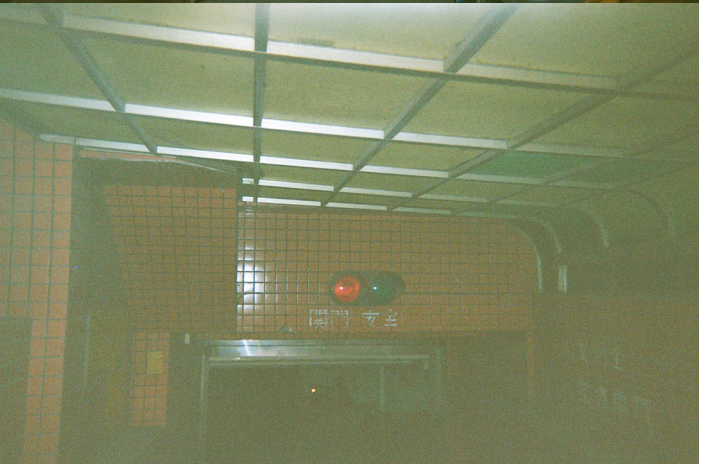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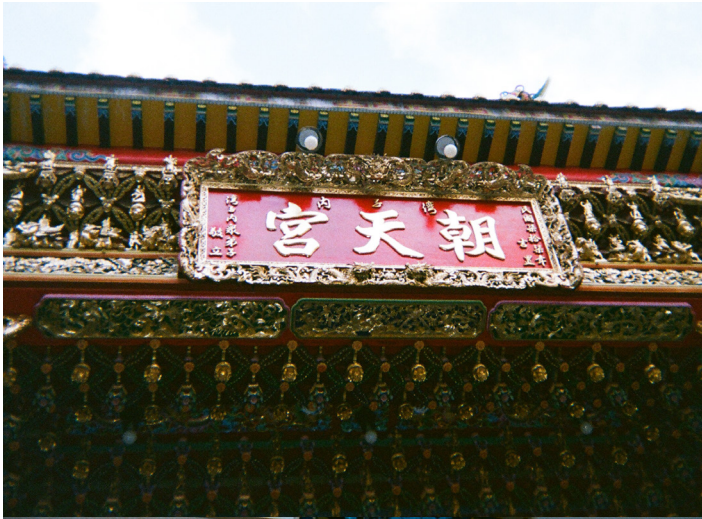
是由過去那些重要的人、事、物，所拼湊而來。

彼此互重力的故事與影子，

成為心的肥料，難佳以理清。

但仍向下紮根，繼續學習；向上生長，伺時開花。









什麼樣的環境造就了現在的我？

或許是那所熟悉土地、那些溫暖的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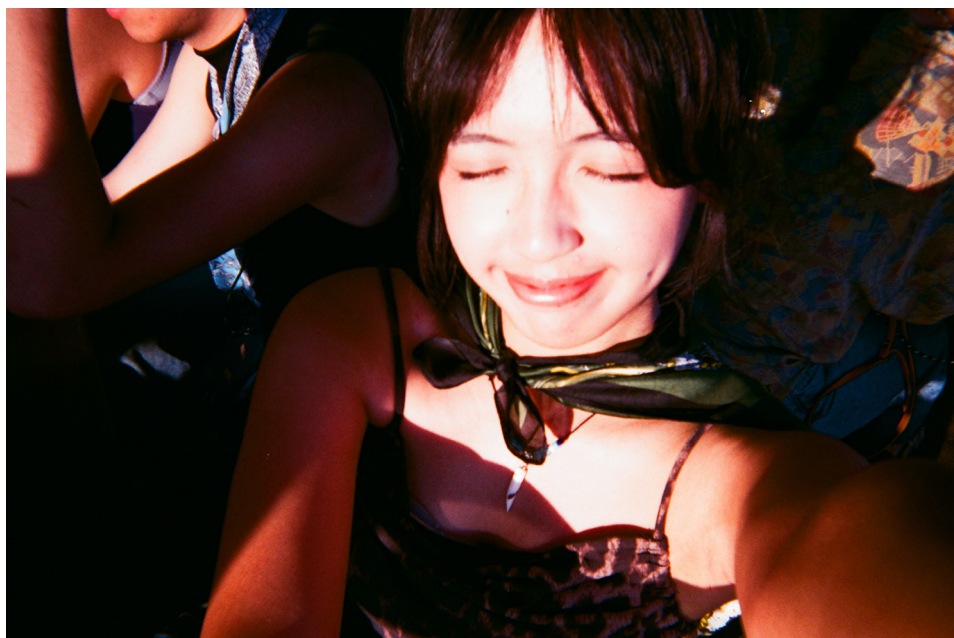
給了我安定的力量與無限的想像。

這樣的地方讓我相信，

愛不只是遠方的光，

而是一步步走來、在日常中慢慢累積的勇氣與希望。

陳欣













謝謝每一位曾經靠近、停留、對話的人。

也歡迎大家持續關注樂窩的日常服務與未來行動。

每一場倡議行動之所以有意義，

最重要的不外乎是能與實務工作的現場，

產生真實而持續的回應與對話。

我們會繼續陪伴，

繼續在生活中，

把那些珍貴的哭聲、淚水與身景收藏，

並將我們所在乎的且有意義的話語，

透過適切的方式與管道，好好地說下去。

文字：翼慈

編排：宇瑄

協力：梓豪

柔韌的青年們：

陳欣、侑鑫、韋安、寔裙、

韋柔、以晴、慶翔、至妮、

宇杰、柏穎

什麼樣的環境造就現在的我們
或許是那些熟悉的地、那些溫暖的人群
給予我安定的力量與無限的想像
這你地生活我期待
愛不只是這句的說
也是一步步走來、在口中慢慢變化的滋味與希望

不要怕我！
不要害怕！

別以為是同性戀、不要低俗
不要對我和性慾症
不要最在異性工作、位置上
做到最後